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三十七

唐六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十七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九首

唐 六

劉晏 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元宗時授太子正字代宗立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事罷爲太子賓客德宗即位以左僕射兼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爲楊炎所構賜死年六十五

八齡正字授神童。絕代奇才擢算工。直比酇侯迎渭上。其如楊相在朝中。淮揚運速租庸濟。鹽鐵官兼食貨豐。

堪笑病民還誤國。後來新法說荊公。

神童 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

推算 肅宗時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能舉其職代宗時進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移書於宰相元載力陳利弊載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竭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酇侯也

酇侯

楊相 初楊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怒將爲載報仇遂文致其罪

淮揚 始晏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

楊綰 字公權華州華陰人始元宗時授右拾遺仕至代宗時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數月卒贈司徒謚文簡

中丞別墅名園毀元帥行營樂部稀騶馭更聞同日損
清高貲謂此風微道匡時俗邦衡重學遂經書士議歸
歷官素絲無匹帛太平難致悵綸扉

別墅 縮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 行營 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 騶馭 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纔留十餘騎 時俗 道匡雅俗器重宗彝本代宗相縮詔書 經書 縮經詣深徽學家疑晦者一見卽造其極 士議 元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縮 素絲 楊縮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匹帛之餘史臣謂當時兼筆者無愧色 太平 未幾甍帝驚悼詔羣臣日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縮之速耶

元結 字次山德秀族弟肅宗時官水部員外郎代宗立乞養歸起爲道州刺史進授容管經畧使加左金吾衛將軍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聱叟印須皆漫郎浮沈人世孰能量一言慎父敦名節三議陳君鑒否臧水部才高平將傲道州政美弭兵荒豐碑頌德非臣願但願中興頌大唐

漫郎 結作自釋云余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日聱叟

浮沈 結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

一言 安祿山反父延祖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

三議 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皆中時

利病

水部

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荆南節度使呂諲府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詎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耶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後瑱被誅遂以結攝領府事

道州

代宗時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

頌德

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罷還京師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

中興

結有大唐中興頌顏魯公書

沈旣濟

蘇州吳人德宗初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後遷禮部員外郎卒

房陵位號復中宗太弟猶難假景龍良。史。高。才。唐。紀。正。

尊王大義宋儒從詒謀學輿能傳業待詔官繁慮病農
莫咎公南曾汲引千秋書法仰遺蹤

位號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爲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諡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今請省天后紀每歲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逸常矣

良史既濟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既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

宋儒後來司馬溫公通鑑朱子綱目俱從其說

詒謀既濟子傳師最有名

待詔時德宗立銳於治詔中書門下兩省分遣待詔官三十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不考覈不患無人今置員三十大抵所費月不減百萬臣計天下財賦耗數大者惟

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它費十不當
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杼柚空虛

公南 楊炎字

懷素 字藏眞長沙人自幼為僧善草書與張旭齊名

萬。株。圍。繞。綠。芭。蕉。揮。灑。盈。階。筆。法。超。跡。肖。鴻。飛。兼。鶴。舞
勢成虎臥又龍跳從。師。曾。國。留。規。範。訪。友。郇。公。慰。寂。寥。
九醉可憐同一日尚餘意態薄雲霄

芭蕉 懷素居零陵芭蕉亘帶幾數萬取葉代紙而書見清異錄

魯國 顏眞卿早歲從懷素游教以筆法十二訣遂集書家大成

郇公 侍郎韋陟觀其筆力遒以有成

九醉 懷素嘗一日九醉而神明不亂

顏眞卿 字清臣瑯琊臨沂人師古五世孫代宗時用楊綰薦徵為刑部尚書進吏部改太子

太師封魯郡公爲李希烈所害年七十七贈司徒諡文忠

褚薛歐虞各擅場魯公書翰冠三唐精忠耿耿風霜筆
亮節巖巖日月光元老河西悲陷賊義師濟北憶勤王
文山後起能無忝墓下題詩兩斷腸

書翰 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 日月 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本唐書贊 元老 李希烈陷汝州盧杞乃建遣眞卿言其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不聽 義師 初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元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眞卿爲何狀乃能如此 文山 文信國有題魯公墓詩

李

揆字端卿隴西世族客居滎陽始元宗時入官爲陳留尉仕至代宗時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貶復拜尚書左僕射爲入蕃會盟使還卒於鳳州年七十四贈司空謚曰恭

卓卓中朝第一人遐方亦解敬儒紳號爭翊聖仍加后
儲定旌功便賀臣吏貿幾曾輕鼠目相權更甚犯龍鱗
羽儀冠世江淮籍十六年來獨耐貧

第一 揆既老尚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翊聖 初宗室請上皇后號曰翊聖肅宗問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謚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翊聖今陛下動遵典禮奈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

旌功

帝嘗從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太子卿意謂何揆曰陛下此言社稷福也因再拜賀帝曰朕計決矣

鼠目

先是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

羽儀

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人稱三絶

江淮

始載秉政奏揆試祕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

陸羽

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肅宗時詔拜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德宗貞元末卒

嗜茶何篤著茶經煬突供神也繪形野服身闇天獨曠

山居性靜地通靈書成桑苎耽文字善好芝蘭契典型

雨雪虎狼皆不避知君信義格幽冥

茶經 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閒祀爲茶神

野服 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羽愧之

山居 先是太守李齊物一見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

書成 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

文字 當其記文字憎若有遺

善好 羽貌侻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己見有過者力相規切至於忤人

虎狼 羽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

李栖筠 字貞一世爲趙人肅宗代宗時歷官御史大夫封贊皇縣子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諡文獻

品格魁然宰相望。權臣何苦肆低昂。月虧特請修刑典
風憲那堪宴教坊。學校圖皆懸孝友。科名試不在文章。
鸞臺兩世貽謀遠。匪獨丰稜重廟堂

宰相 棲筠魁然有宰相望時相元載忌之出為常州刺史

月虧 後徵為御史中丞會月蝕帝問其故棲筠曰月蝕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黜天若以儆陛下耶由是元載黨皆坐貶

風憲 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鄲雜侍棲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中遂以為法

孝友 棲筠在常州時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計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

文章 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羣臣議獨棲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為是

兩世 子吉甫孫德裕皆官至宰相

丰稜 始元載當國久益恣横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拜栖筠御史大夫敷奏明辯不阿帝心善之

段秀實 字成公汧陽人元宗時官西安節度判官代宗時拜四鎮節度使德宗初歷官司農卿朱泚叛死之年六十五贈太尉謚忠烈

印倒司農勢殆哉。血濺象笏有餘哀。老臣魂逐鑾輿去。逆將兵追駱驛回。禁旅儳夏環衛弱。涇師爭得斬關來。奉天他日思懋讜。空悔當年不盡才。

印倒 涇卒之變源休教朱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息遣人喻大吏岐靈岳竊取姚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

象笏 泚召

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座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濺面匍匐走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

魂逐

先是秀實勸泚掃清宮室奉迎乘輿不聽

禁旅

初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

斬關

始涇師變起倉卒迎朱泚爲主斬關而入德宗遂幸奉天

奉天

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悵

李泌

字長源京兆人元宗時官待詔翰林肅宗即位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尋賜隱士服居衡山代宗召至累授杭州刺史德宗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院學士

知院事封鄴縣侯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

少日神仙志業殊○功成身退此良圖○蔓憐瓜摘儲君定

葉寄桐分叛將誅○八歲賦棋人慧悟十年當軸世嘉虞

曲江公去誰呼友○讜議開先並轡驪○

神仙 常游嵩華終南閒慕神仙不死術 身退 泌屢求還山 瓜摘 先是建寧王已因譖被殺廣平王爲太子李輔國與張良娣又共譖之泌進對因引武后時太子李賢黃臺摘瓜辭以諫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失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 桐分 初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日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 慧悟 始泌七歲知爲文既至禁中元宗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

圓動靜泌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

韓虞

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柳玭稱兩京克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

曲江

泌小時張九齡愛其才氣呼爲小友引入臥內九齡以直諫顯在位時能保護太子而泌之忠規讜論幾與之齊云

崔祐甫

字貽孫清河人沔子始元宗時入官爲壽安尉仕至德宗時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卒年六十贈太傅謚文貞

不當進表賀羣臣猫鼠營中怪事陳立代禁軍除節鉞

善安藩鎮犒錢緡九重初政匡新主八百淸曹識舊人

期促惜難貞觀復但餘家法式朝紳

猫鼠

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詔示常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猫爲其食田鼠今失其性恐法吏不觸邪疆吏不捍敵也

禁軍

神策軍使王駕鶴典衞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巳入軍中矣

藩鎮

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巳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土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巳慙服

新主

祐甫以寬大敬上心德宗初政議者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

舊人

祐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諸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合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閒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

家法

先是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錮之

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肅宗初舉明經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後坐貶遂不仕浪迹江湖閒人稱曰元眞子

太虛無障共周旋四海諸公在目前泛宅浮家若霅路斜風細雨笠蓑天。橋邊砌碧花成浪竹裏樵青若試泉詔下烟波圖釣叟。江湖漁唱送餘年。

太虛 陸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

若霅 顏眞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眞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若霅閒其**辯捷**類如此

橋邊 先是門阻流水無梁觀察使陳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

樵青 肅宗嘗賜

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又茶錄載志和使漁童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釣叟

志和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或吹笛舐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眞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江湖

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叟著元眞子亦以自號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穆甯

懷州河南人元宗時由偃師丞擢安陽令肅宗時進侍御史兼中丞出爲轉運使貶平集尉歷秘書監和州刺史除右諭德辭病家居德宗奔奉天見於行在敗右庶子還京許致仕卒年七十九

家法中州重典型
醍醐酥酪姓名馨
良謀直使文忠悔
正論能迴武穆聽
蛇豕畏威通舊潛
虎狼懾迹發新硎

三牲五鼎非吾志孝養猶留後代銘

醍醐

四子贊質員賞世以其兄弟和粹有令譽各以珍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爲高

貞謀

顏眞卿表爲河北採訪支使即以長子屬母弟日惟爾所遹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告於眞卿寧今日得死眞有輕於鴻毛願竭力佐公以定危難會賊大兵來攻勸以持重囿守計不能行眞卿迫蹙奔見蕭宗問拒賊狀詡日臣不用穆寧言不能有功帝命驛召寧將待以諫職會眞卿抗直忤旨事遂寢

正論

肅宗上元二年擢殴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任埔橋李光彌以餉運不繼揚言欲殺寧寧抵徐州見光彌日奉孜命以寧主權若公可以檄取則寧亦可以檄而徵公兵也光彌服其言時咸美寧得行其職

舊漕

代宗廣德初以御史中丞加庫部郎中以時河運不通漕輓由漢沔徑商山達京師選鎮夏口者授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團練兼沿江轉

運等使賜金紫與李忠臣夾淮為新研初授藍田尉
治憚寗威名貪暴稍止漕始得通 祿山反倡義
起兵斬僞景城守劉道元傳首郡邑檄并力捍賊適
史思明遣使來說郡守檄寗攝東光令將兵禦之立
斬其 孝養生平好學善於訓子治家以嚴事寡姊以
使 悌通達體命不妄服藥撰家令付諸子人
一通大略言君子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
道而已苟枉而道雖三牲五鼎非吾志也

鄭餘慶字居業滎陽人先相德宗坐事貶後相憲
宗朱幾又罷歷官至鳳翔尹封滎陽郡公
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年
七十五贈太保謚曰貞

昭國坊前聞兩鄭就中北鄭最觥觥不容小吏參朝議
可賀佳兒樹直聲。秘閣聚編賢贊業。學宮廣厲士叨榮。
萬號數馬成何語。翻累平生博洽名。

北鄭

與從父絪家昭國坊絪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

小吏

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為姦杜佑鄭絪皆姑息之及餘慶執政渙傲然指畫宰相前為餘慶叱去

佳兒

子澣官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澣卿介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

祕閣

始帝患典制不倫命餘慶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為副

學宮

嘗兼判國子祭酒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臣顧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之

萬號

餘慶善屬文淹該記載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號有司不曉何語人訾其不適時

李勉

字元卿鄭惠王元懿曾孫肅宗時擢監察御史代宗時歷官京兆尹出為嶺南節度使封汧國公德宗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徵為司徒以太子太師罷職卒年七十二諡貞簡

響◦泉◦韻◦磬◦品◦良◦琴◦流◦水◦洋◦洋◦物◦外◦心◦樂律已教當代重

禮儀尤使在廷欽獻宣五嶺番來衆職溺三河寇入深
天下皆知惟圭薇姦邪一斥見丹忱

響泉 多巧思精詩善琴妙知音律常自制琴號響泉韻磬高位三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歿無私積尤能禮賢下士終始盡心

在廷 肅宗初年時方崛興武臣儕於禮法大將管崇嗣背闕而坐笑語謔縱勉劾以不恭拘於有司帝歎曰自吾有勉朝廷始尊

五嶺 尋拜嶺南節度使遣部將李觀刺史王翃討番禺賊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斬之五嶺平蕃舶大至居已廉潔國無暴賦部人比之宋璟等叩請立碑

三河 充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李希烈圍哥舒曜詔出兵掎角乘虛襲許希烈解去復率衆寇汴凶焰不可當勉嬰守累月值闕轄擾亂人心動搖救援不至潰圍出保睢陽

圭薇 德宗將復起盧杞舉朝方駭帝以問勉衆謂杞姦邪頤朕不覺卿以為何如對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

知此正所以爲姦邪也
時體其言由此益見疏

杜佑

字君卿京兆萬年人代宗時歷官度支兼和糴使德宗朝位累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宗立進司徒封岐國公以光祿大夫太保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太傅謚安簡

練◦達◦差◦同◦漢◦胡◦廣◦岐公平易度超羣朱◦崖◦舊◦震◦安◦邊◦績◦
白首新增壽世文獄決異才驚刺史家留奇筆付司勲◦
碈中玉表誰軒輊青史微詞御畀君

胡廣 佑爲人平易遜順人方之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

朱崖 初朱崖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嘗討平之

壽世 先是劉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其書爲世所重

刺史 佑少時爲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詢

佑佑爲辦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司勳**孫牧會官考功郎中**磻中**唐史傳贊謂賈耽杜佑令
狐楚皆敦儒雍容廟堂道古今成敗
可也責以大節蓋磻中而玉表者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德宗時累拜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貶泉州別駕順宗立起吉州刺史未就官卒追贈禮部尚書

直諫何嘗欲售名。帝憎指過輔臣輕。鳳翔變急知文吏。
虎養憂深召賊兵。距舍幸教嚴宿衞。浮圖底事起新塋。
晚來幸有高人契。終老甌閩意自平。

售名其後帝又謂陸贄曰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朕既許之內知且罷故賣直售名爾遂下遷太子左庶子**鳳翔**先是德宗出狩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

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鎰

虎養

初朱滔助田悅以蜜裹書閒道遨朱泚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之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詒害不從俄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爲羣兕得之帝倉卒不及聽

宿衛

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衞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臣竊爲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泚兵果至加所言

新塋

時唐安公主道荒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與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贊曰唐安之葬不欲事塋壟今累甓爲浮屠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關預苟欲指朕過爾

高人

訓泰系

甌閩

公輔既爲左庶子及陸贄爲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寶丞相嘗言爲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他日文言之上問故公

輔隱贊言以參語對帝
怒黜公輔泉州別駕

張　璪一作藻字文通吳郡人代宗時檢校祠部員外郎鹽鐵判官坐事貶衡州司馬移忠州德宗召至京會朱泚亂逃去

每由摩詰歎南宗。風雨蒼茫幾樹松。骨格森森高偃鶴鱗皴片片老騰龍一株挺拔毫常禿。雙管生枯墨半濃。造化爲師人閣筆猶餘神妙在雲峰

南宗南宗則王摩詰傳爲張璪見董其昌畫旨　風雨璪畫松氣傲煙霞勢淩風雨槎枒之形鱗皴之狀隨意縱橫應手間出見唐朝名畫錄　毫禿璪尤工樹石山水自撰繪境一篇言畫之要訣初庶子畢宏擅名於代一見驚歎之異其唯用禿毫或以手摸絹素因問璪所受璪曰外師造化中得心

源畢宏於是閣筆見歷代名畫記雙管張璪員外衣冠文學時之名流畫松石山水當代擅價惟松樹特出古今能用筆法嘗以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爲生枝一爲枯枝見唐朝名畫錄墨濃錢醞老收張璪松一株下有流水澗松上有八分詩一首斷句云近溪幽涇處全藉墨烟濃見米芾畫史神妙璪嘗畫八幅山水障在長安平原里破墨末了値京城騷擾璪登時逃遁家人見畫在幀蒼茫犁落此障最見張用思處見圖畫見聞錄

韋應物洛陽人初事元宗爲衞郎後爲滁州刺史改江州擢左司郎中德宗時官蘇州刺史卒年百歲或云九十餘

騷人端合守蘇州韋後還聞白與劉兩字君偏名一郡
百齡詩亦壽千秋沖和有致師彭澤高潔無書寄沃洲

惟許酒仙堪並目焚香掃地坐齋頭

蘇州 應物與白居易劉禹錫先後皆守蘇州後人但稱應物爲韋蘇州 **百齡** 應物少以三衛郎事明皇後折節讀書屢仕爲滁州刺史調官後內擢左司郎中復出爲蘇州刺史貞元中尙存按其年已百餘歲矣 **千秋** 朱子稱應物詩無一字造作氣象近道眞可傳人也見朱子全書 **沖和** 世稱唐人學淵明詩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閉遠儲太祝得其眞樸韋蘇州得其沖和柳柳州得其峻潔氣體風神脩然埃壒之外 **高潔** 應物爲郎時似近豪俠至後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品極高潔俱見唐詩紀事 **沃洲** 劉長卿詩早晚來香積何人住沃洲劉昭禹贈惠律大師詩幾懸華頂夢應寄沃洲書王十朋會稽風俗賦越爲之首兮剡爲之面兮沃洲天姚眉兮目兮釋道潛詩嘗聞晉支遁矯志歸沃洲張翥詩更欲移禪沃洲去微茫巖洞不曾封雲笈七籤七十二福地沃洲在越州

剡縣南

酒仙　白香山云應物在蘇州與杭州牧房孺復皆豪人也韋侍詩房侍酒遂目韋房為詩酒仙其為一時推重如此見白樂天集

李晟

字良器洮州臨潭人肅宗時官左羽林大將軍代宗時歷遷右神策都將封合川郡王德宗即位徙西平郡王累進太尉中書令卒年六十七贈太師諡忠武

艱難百戰佐中興。敢諫君偏慕魏徵。太尉官高兵柄解。吐蕃盟敗佞臣憎。人能脩怨無如相。身爲憂讒悔不曾。孝有鄴侯工寤主。衰朝恩寵始終承

百戰　晟屢立戰功而破朱泚與李懷光功尤著　魏徵　晟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於堯舜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縉紳儒者事公勳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

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耶是非惟上所擇耳叔度慚故晟每進對蹇蹇盡大臣節然未嘗露於外

太尉 張延賞密言晟不可久持兵更薦劉元佐李抱眞經略西北俾立功以閣晟帝惑其言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晟備冊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

吐蕃 後渾瑊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瑊挺身免延賞忌晟先見尤恨之

憂讒 晟被延賞讒害幾罹不測涕泣目盡腫表請出家不許

寤主 會李泌爲相勸德宗勿害功臣因言晟與馬燧皆有大功於國近有害之者懇帝保全遂得免

徐浩 字季海越州人元宗時歷官憲部郎中肅宗時拜中書舍人加尚書右丞貶廬州長史代宗時遷工部侍郎封會稽縣公貶明州別駕德宗初起授彭王傅卒年八十諡曰定

抉。石。書。雄。逞。怒。猊。傳。家。草。隸。震。關。西。不空碑已留眞鑒

非篆符能詰僞題紫綬緋袍登玉陛龍章鳳誥煥金泥

獨嗟晚節聲名損顯爵能無愧會稽

怒猊父嶠之官至洛州刺史善書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浩幼得傳授不空浩有書不空和尚碑非篆河陽民有妄作符命者衆不諳文理成不為疑浩獨拔篆詰狀果詐為之紫綬祿山反出為襄陽太守兼防禦使賜金紫肅宗召拜中書舍人龍章詔令多出其手時方事殷遣詞贍速書楷至精上悅其能加兼尚書右丞參預兩朝詔文誥傳位策寶龍章鳳誥冠絕一時寵遇罕比聲名晚節贖貨聲譽稍減

陸贄

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德宗時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

東宮陸九早知名主眷纔移衆謗傾經世文章追賈誼

回天諫諍賴陽城艱危失道千金購貶謫投荒一葉輕

醫國有方留藥石鬚蘇乞校亦忠誠

陸九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幸天子嘗以輩行呼而不名**知名**先是贄以書判拔萃科補渭南尉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及卽位召為翰林學士**衆謗**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為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同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及為相三年裴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賈誼**權德輿作翰苑集序比之賈傳**陽城**帝入延齡譖遂發怒欲誅贄賴諫議大夫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失道**初德宗之狩山南也道險隘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閔自太子以下皆賀**投荒**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本唐書論**藥石**贄既放荒

遠常閭戸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乞校子
瘴癘祇爲古今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贍
嘗與范祖禹等進宣公奏議於神宗言稍加校正繕
寫進呈以爲良相之納忠醫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
於醫手方多傳於古
人云見東坡全集

馬燧

字洵美汝州郟城人肅宗代宗時歷官檢
校左散騎常侍德宗即位遷檢校兵部尚
書封幽國公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拜司徒
兼侍中封北平郡王卒年七十贈太傅諡莊武

濟時焉肯老爲儒四海功名在丈夫洹水騎皆驚鼓角
汴州魚不避舳艫三軍城下披心見一月河中屈指誅
春草未生蕃虜去大臣盟劫究誰辜

濟時 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學輟策歎曰
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

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

洹水

燧擊田悅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卒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縱兵擊之悅敗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啜虜三千人尸相駢藉三十里淄青兵幾殲

汴州

燧既平汴州還河陽秋大雨河溢軍吏請具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其家吾不忍既而水不為害

披心

後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李懷光固守入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咸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拔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卒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

屈指

時朝臣多請宥李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懷光逆計久反覆

不可信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云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如期果誅懷光盟劫久之帝詔渾瑊與虜盟平涼虜劫盟瑊僅得免吐蕃歸燧之兄子弇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饑公若渡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弇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而不知中虜之計也然燧以和戎爲便時論非之

秦系 字公緒會稽人隱於南安之九日山張建封請就加校書郎德宗貞元中卒年八十

餘

獨峙一亭高士峯結廬九日山名傍寒松長卿詩畏偏師力公輔交忘謫宦蹤幾見城門酬客禮半依石研證仙宗辟書雖貢荷衣在晚度金陵興尚濃

高士 居南安歷年其後東度秣陵久之卒南安人思念不忍頓忘之爲立位於亭號其山爲高士峯

云

結廬 初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衞率府倉曹參軍不赴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

偏師 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

謫宦 姜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葬山下

城門 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出城門

石研 系在九日山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

荷衣 天寶末嘗避亂剡溪後往南安屢徵不就其獻薛僕射詩有逋客未能忘野興辟書翻遣脫荷衣之句

陽城 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德宗時以李泌薦徵拜右諫議大夫後出爲道州刺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

不貢侏儒撫字勞以陽名子樂陶陶廷申陸相攄忠厲

闕守何生昮德高。弟妹情深依骨肉公卿望久在蓬蒿

爭臣莫泥昌黎論。徵辟誰云愧此遭。

撫字　道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

陸相　先是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詆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益厲

何生　有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詭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外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藉等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

弟妹　初城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

悖相育旣娶則閒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焉有寡妹老依城居其子四十餘擬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

公卿

始陝號觀察使李泌狀禮倘城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悲乃薦諸朝城力辭泌不敢疆及爲宰相又言之德宗於是詔拜右諫議大夫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旣興草茅處諫議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

爭臣

初城寖聞得失且孰猶未肯言韓愈作諍臣論譏切之城不以屑意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

蕭復

字履初瑀裔孫代宗時嘗爲歙池二州及同州刺史德宗即位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卒年五十七

戚里豪華誇服御弊衣今獨見斯人堅歸王相官羞易

朝有韋郎善許甄阿匼上彈藍面宰嚴方內咈赤心臣

饒州再謫尋常事孝友何曾汨性眞

弊衣 復生戚里孀從豪汰以服御與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 **王相** 復議鷲昭應壁宰相王緇欲得之使弟紘諷復復曰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 **韋郎** 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韋皐殺邠隴叛卒不應李楚琳復還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甄善汰惡爲未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皐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以阜代少游則天下蹤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 **阿匼** 盧杞對上或詔訣阿匼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色貽謂左右曰肅復慢我 **嚴方** 復爲相臨事嚴方數咈帝意 **饒州** 始復弟升尙部國大長公主升早卒主以姦蠱事得罪帝銜聶攸故復坐是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 **孝友** 復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旣貶晏然

蔡廷玉

幽州昌平人德宗時以大理少卿為朱泚行營司馬後投河死

苦遏強藩逆志萌崚嶒大節數昌平勸公不悔惟知義殺我何妨便得名遠謫帝猶憐受屈奇功天使敗垂成投河忠烈身無憾祇惜幽州十一城

不悔 少與朱泚同里泚為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屢勸泚入朝泚怒縛廷玉因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對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棘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我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

受屈 始廷玉屢為泚言朱滔多變不情不可假以兵權泚不聽滔有請於泚廷玉必折之滔已破田悅寢傲肆或譖廷玉素毀滔滔怒表請殺廷玉會滔叛乃貶廷玉柳州司戶參軍將行帝勞曰爾姑行為國受屈歲中當還

投河 廷玉未貶時滔使諜伺於朝曰上若使

不殺廷玉當謫去得東出洛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既貶廷玉行至藍田左巡使鄭詹追使趨潼關廷玉曰我為天子不至血刃下幽州十一城欲裂其壞使不得據而敗於將成天助逆耶令吏使我出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以辱

國比至靈寶自沈

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肅宗時為監察御史檢校祠部員外郎歷鄂岳觀察使後貶播州南邑尉終隨州刺史

五言當代長城峙師練偏行孰敢攻歌什常宜贈高士
才華獨自壯文公淮南葉落思江上闕北蒿生慨道中
縱苦播州人未易隨州州老去尚詩雄

長城言長卿與嚴維秦系皆有名常相贈答權德輿每言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二人以偏師攻之雖

老愈壯其實皆不及也高士秦系文公權德輿淮南長卿寄嚴協律詩有更落准南葉難爲江上心之句關北長卿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詩有處處蓬蒿偏歸人掩淚看之句播州長卿先爲鄂岳觀察使爲吳仲孺誣奏貶播州南邑尉未易柳宗元請以柳州易劉禹錫播州隨州後有人爲長卿辨者遷睦州司馬終於隨州刺史故世稱劉隨州見全唐詩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三十八

唐七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十八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八首

唐七

符載

字厚之蜀人德宗時以薦授爲奉禮郎繼辟韋臯節度支使後辟郗士美參軍歷協律郎監察御史

襄陽錢爲買山齋王霸奇才孰與齊巴蜀青城曾小隱匡廬翠巘又高棲齋詞口授元戎醼墓像心儀處士題如此聞人名位蹇河東慨慕錦江西

買山

劉闢反載得免禍轉隱廬山遺書于頔乞買山錢頔即與之

王霸

載有奇才始與蜀士楊衡宋濟習業青城山衡擢第濟老無成惟載以王霸自許不爲章句學

齋詞

韋皐甚重之雖日受知尚多偃蹇曾陪飲摩訶池畢請撰齋詞載離席盥潄命吏捧硯口占敏速

墓像

孟浩然葬後門裔陵夷邱隴頹沒載叩節度使樊澤日故處士孟浩然公前欲更築大墓闔州縉紳聞風竦動今外追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設有好事者乘時而與負公夙志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崇其墓畫像置浩然亭

聞人

柳宗元稱其藝術志氣爲時闡人才位未會盤旋固人中間困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

賈耽

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元宗時歷官禮部郎中肅代時歷官山南西道節度使德宗時歷官同平章事封魏國公卒年七十六謚元靖

圖逕黃河道里眞水源山險遍諮詢軍中偉度容樊澤
朝內廉名並鄭絪喜慍不形由學養陰陽兼曉亦精諳
須知博識原難及莫怪優游相業淪

黃河 生平嗜觀書尤悉地理方吐蕃盜有隴西國家移守內地昔時鎭戍州縣遠近不可復知乃繪隴右山南九州并黃河所經爲圖道里廣狹山險水源畢具德宗覽而善之

偉度 建中三年徙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德宗在梁遣司馬樊澤奏事還令代耽耽召爲工部尙書軍中皆不服大將張獻甫請殺之耽曰是何言朝廷有命即爲帥矣急勑將吏謁澤已與獻甫促裝赴召軍中遂安

廉名 耽爲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

鄭絪 絪字文明官同平章事出爲嶺南節度使有廉名年七十八卒絪出入中外踰四十年恬澹寡欲不爲烜赫事世以耆德推之

喜慍 每歸第對

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慍世謂渟德長者喜臧否人物麾於位

陰陽 至陰陽雜數罔不通曉兼以器局恢廣不患

相業 順宗立德進檢校司空左僕射知政事王叔文等數有干請屢移疾乞骸不許

韓滉 字太沖休次子肅宗時監察御史代宗時判度支德宗時爲鎮海軍節度使加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後入相卒年六十五謚忠肅

純節能堅虎踞秋江東砥柱奠淮流一心并得劉元佐百口何須李鄴侯風雨十年堂撤廡糧糈萬斛器充舟馬終櫪下猶餘事轉餉秦關績孰侔

江東 官鎮海軍節度使時少遊卒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即日全軍渡

江誅汝矣詔懼而止德宗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一
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眞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
心貞元二年更封晉國公入朝時劉元佐久不朝帝
密詔滉諷之及過沐元佐素憚滉修屬官禮結爲
兄弟入拜其母勸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
新婦子孫皆墳宮掖元佐流悟仍遺錢二十萬緡爲
辦裝綫二十嵩犒軍及始或言滉聚兵脩城陰
入朝復薦可任邊事百口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
泌泌請以撤廡滉性節儉衣裘菌袝十年一易居處
百口保滉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
門不忍壞乃不爲請堂無挾廡弟洞稍增益之見郎
撤去日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鑒若摧圯繕之
而充舟初興元二年滉欲貢獻幕僚何士幹請行滉
已日請郎日過江士幹許諸歸別家則薪米儲
侍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裴器用已充舟滉甚
矣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櫶下暑不
執扇所乘馬轉餉先是關中倉廩竭禁軍鼓噪上憂
皆終櫶下甚會滉運米三萬斛至陝上喜謂

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後關中旱蝗斗米千錢李泌請使其子歸覲又運米百萬斛入關

高郢 字公楚渤海人徙家衛州代宗時爲咸陽尉德宗時拜同平章事順宗立罷爲刑部尚書元和初改兵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謚曰貞

未受官階已抒忠國虞梁武蹕遺風能伸臣節傷巢父

爲惜人材忤令公產絕經營賢輔量賦成語默大儒衷

同思好畤衣曾解年少攖鋒孝譽隆

抒忠 肅宗寶應初及第未受官諫營章敬寺上書代宗言黔首狼顧憂在艱食奈何勞人動衆蹕梁武遺風乎

臣節 李懷光反郢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逃歸事洩立殺二將引郢詰詣抗詞無隱槪者泣下懷光慙而止孔巢父遇害撫屍痛哭事定李晟表其忠

人材 先是應制舉茂才異行歷

華陰咸陽二尉辟朔方掌書記以救判經營生平性
官張曇抵死忤郭子儀意下徙衙氏丞剛正恭
慎不妄交人居官廉潔奉法少通春秋工文著
不治產業有勸嘗官者不答語默語默賦當時稱之
好時鄧年十五時嘗父伯不祥為好時尉抵安祿山
禁將加極刑鄧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
韋臯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德宗時官劍南西川
節度使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順宗郎
位拜太尉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諡忠武

書。生。潦。倒。竟封王二十年來鎮蜀疆青海功高臯虜將
烏星爵讓化蠻鄉路通南道羣夷遠威服西山八國强
更翊承華牋表上。日輪焜耀慶當陽。
封王臯大破吐蕃生擒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
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

蜀疆 皐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其功烈為西南劇善撫士至婚嫁皆厚資之

青海 始皐遣精卒二千與東蠻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乞藏遮遮等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鐙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以屯栅以次降定

烏星 先是雲南蠻大首領苴那時以王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皐上言禮讓行於殊俗則佛戾者化顧皆封以示褒進詔可

南道 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皐治復之緜黎州出卯部直雲南置淸溪關號曰南道乃詔皐統押近界諸蠻

西山 是時西山羌女詞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淸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皐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趨雲南而南詔復通

承華 皐上表於順宗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又上太子箋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

重任墮紊紀綱樹置心腹恐危家邦願殿下即日奏
閒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裴
均河東嚴綬牋表繼至意與皐同中外皆倚以爲援
至是上亦惡叔文黨俱文珍等因屢請以太子監國
上許之按承華
太子宮門名

柳渾　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河東人始元宗
時入官爲單父尉至德宗時累拜兵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散騎
常侍罷政事卒年七十五諡曰貞

儒士先憂虜背盟軍戎萬里乃知情節言能謝張延賞
劇職難容白志貞擇令事休京尹代杖工法爲罪人輕
閭門舊相多拘俗不及歸來載酒行

萬里　渾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
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虜患渾

跪言夷狄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帝怒變色夜半邠甯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卽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節言**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節言於朝堂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擿**劇職**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與小吏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擇令**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杖工**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他王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可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加律由是工不死**歸來**渾罷相後數日道酒召故人出游酬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

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吾等
視柳宜城眞拘俗之人哉

林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德宗時韋皐辟爲
推官歷官邵州刺史以罪流儋州卒

頑奴砥石憤何深瀕死依然一壯心能以臣綱明士節
豈徒經學附儒林。四。州。籍。獻。羣。奸。沮。三。相。書。貽。六。事。箴。
不愧南康相辟薦閫中遺直蜀中欽

砥石初西川節度使韋皐辟蘊推官劉闢反蘊曉以
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於獄且殺之將
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爲幸矣闢惜
其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
死我項豈頑奴砥石邪
耶闢知不可服捨之
州程權辟蘊掌書記既而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軍
中習熟擅地畏內屬挾權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

經學經學世通儒林書蘊列新唐四
儒學傳

大誼論首將人人釋然於是**三相**先是李吉甫李絳

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　韋皋封武元衡爲相蘊貽

書諷以六事皆當時**南康**南康王

極做宰相置不用

呂元膺字景夫東平人自德宗至憲宗時歷官吏

部侍郎。東都留守。卒年七十二贈尙書

讜言直氣陛辭時。帝曰宜留。肯出之。將擢登城。因守夜

囚寬。改歲有還期。山河。子弟羣材起鼎鼐公卿。一代推

器識自高無訾缺莫徒瓌秀狀姿儀

宜留元膺以給事中出爲同州刺史既謝帝問及政

事所對詳諧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讜言宜

留左右奈其後元膺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

何出之**將擢**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

可辨乃還及明日**守者**初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四

擢守者爲大將　**囚寬**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

得省爲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山河

元膺嘗爲東都留守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趫悍善闘號曰山棚元膺募爲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

鼎鼐

久之元膺拜吏部侍郎正色立朝有台宰望

器識

元膺姿儀瓌秀有器識其居官始終無訾缺

李鄘

字建侯邕從孫肅宗時官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德宗郎位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引疾改官後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曰肅

兩○攖○貐○虎○骨○棱○棱○闒○官○何○爲○又○薦○稱○調鼎耻由中貴進○

持麾喩使叛兵懲○富強藉手皆輸帑氣節同心大有朋

可惜少恩專猛決束薪操下太相繩

兩攖

李懷光辟致幕府累擢監察御史懷光反河中鄘與母妻陷焉因紿懷光以兄病臥洛且革母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借行鄘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鄘籍在軍不得爲母駕奈何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刺賊虛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發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問之鄘詞氣不撓三軍爲感

闊官

動懷光不殺囚之

先是吐突承璀爲監軍貴寵甚鄘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鄘不喜由官倖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罕相豈吾任平至京師

持麾

不肯視事引疾周辭改戶部尚書

初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迫建封子悟王軍務帝以鄘剛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翰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脫桎梏使復位衆不敢動悟卽上表謝罪稱兵

富彊

是馬留後鄘曰非詔命安得輒稱之倒去乃受時兵與天子憂財之使程异馳驛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鄘節度淮南素富彊卽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納

於朝諸道由鄜強直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是悉索以獻氣節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少鄜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恩七年其生殺擒擿多委軍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以此少之東薪本漢書酷吏傳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始德宗時郭子儀辟佐朔方府歷任至憲宗時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河中晉絳節度使封邠國公卒年七十贈司徒謚宣獻

赫赫中興輔相賢獨將積弊去當年兩河盡復朝廷土
諸鎮從歸將帥權詔詰賊臣流汗服言爭嬌客拂衣傳
城南韋曲過鄉里不信人翻劾受錢

兩河時委高崇文討劉闢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於機宜時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

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殷損諸侯則天下治由是平夏蜀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啟之

流汗

初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王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嬌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忘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流汗服罪

拂衣

嘗遷太常卿時婿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遂拂衣出

韋曲

始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王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

受錢

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甯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

裴垍

字宏中絳州聞喜人始德宗時入官為美原尉仕至憲宗時累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病罷為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

執政從來忌諫臣獨先獎勵使披陳臺衡繼美皆宜相

崖略粗書已得人持法不開私宿貴均輸也足惠齊民

叔牙罕虎今何在爲國推賢仗此身

獎勵凡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垍得獎勵使盡言**臺衡**垍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垍年少柄用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崖略**初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垍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垍卽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於朝天下翕然稱得人**持法**垍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諂不敢干以私**均輸**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

重困廹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起江淮而南民少息矣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順宗時官禮部員外郎憲宗立坐貶邵州刺史又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遷柳州刺史卒年四十七

絕代才高柳柳州徒緣躁進自罹憂罪均夢得傷重謫

文讓昌黎出一頭秋鶴春猨陪隻影黃蕉丹荔奠嘉羞

三閭續寫孤臣志補顯羅池恨未休

柳州 宗元在柳州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曰柳柳州宗元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

昌黎 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

多也黃蕉比殁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立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秋鶴春猨黃蕉丹荔俱本碑中語三閭始宗元被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閒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順宗時官屯田員外郎憲宗立徙郎州司馬連夔和蘇汝同等州刺史累遷太子賓客後武宗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

問天何苦訪離騷鬱鬱身遷地不毛萬里傷親原未愼

二王附黨豈終牢故人誼篤求更柳道士緣慳感種桃

剩有詩豪名克負後來還被笑題糕

不毛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敘張九齡爲宰

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怨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誣善欲以諷權近而憾不釋

傷親

後自朗州召還又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幽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他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

附黨

二王叔文與伍也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卽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凡所進退視愛怨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斥爲朗州司馬

更柳

方禹錫徙播州柳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卽具奏欲以己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

種桃

禹錫未授播州之先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元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

嘉後自和州刺史入爲郎中復作游元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兎葵燕麥搖動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

詩豪禹錫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推爲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

題糕初禹錫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復爲宋子京以爲不然故食糕詩云飈館霜輕拂曙袍糗餈花飲關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世豪挼糗餌粉餈皆糕類出周禮

李藩

字叔翰趙州人德宗時官祕書郎憲宗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罷爲華州刺史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貞簡

豈因誣陷便驚疑就死安然性坦夷驟拜祕書嘉檢局漸登台鼎振丰規筆端鯁正忽塗詔敕尾蟬聯直署詞

家最饒財都散盡濟人必肇少年時○

誣陷

張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攄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遏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無畏吾以闔門保君矣

祕書

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耶釋之拜祕書郎

檢局

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閉美敏於學

台鼎

其後裴垍自諸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

塗詔

時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遠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與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

不可止既而事得寢云

敕尾 嘗還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云敕耶

饒財 初藩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閒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

武元衡 字伯蒼并州文水人德宗時擢御史中丞順宗時改太子右庶子憲宗即位累拜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臨淮郡公為賊所害年五十八贈司徒諡忠愍

是眞相器對延英堅正持躬眷任榮不附王伾拒奸黨
請追李錡振威聲寬民政簡今完實接物形疏古性情
午夜入朝驚滅燭可憐淮蔡未收兵

相器 嘗對延英帝目送之曰是眞宰相器

堅正 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雖禮信任異它相

王伾 初順宗立王叔文王伾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李錡** 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賒其期帝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反**寬民** 嘗爲劍南西川節度使綏靖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來歸**接物** 元衡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蜀開府極一時選**滅燭** 時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自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鬭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

韋丹 字文明萬年人憲宗時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卒年五十八

能抗羊公石碣刊西江治行古稱難勸民有要先興學

奉使雖貧不貿官瓦屋千間庇寒畯岸隄十里障洪瀾
樊川碑與昌黎誌。史筆淋漓壯巨觀。

羊公 李商隱詩漢江遠弔西江水羊祜韋丹畫有碑

西江 宣宗嘗問宰相元和吏治孰第一周墀言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

興學 初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

奉使 嘗奉命使新羅國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日私覿丹日使外國不足於貲宜上請安有貿官取錢耶卽具疏所宜費帝命與之遂著令

瓦屋 拜江西南道觀察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夏而焚丹至召工教為陶民賴以安堵

岸隄 又築隄扞江長十二里實以疏漲

樊川 其後宜宗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功德碑

昌黎 韓集有韋丹墓誌

權德輿 字載之皋子始德宗授為太常博士仕至憲宗時累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以檢校吏部尚書東都留守進封扶風郡公役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因病乞還卒年六十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

不爲察察性寬和動止天然蘊藉多苦擇鳳池人未得每陳蠲陛政休苛名爭方鎮平章事才半公卿貢舉科兩漢辨亡垂論外當時銘紀問伊何

寬和 德輿爲輔相寬和不爲察察名

蘊藉 動止無外飾其蘊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縉紳羽儀云

鳳池 德輿爲中書舍人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乃上書言要重之司不宜从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

政苛 及爲政憲宗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

之化感人心之深方鎮時王鍔由河中入朝求兼宰
也帝曰誠如公言相李藩以為不可德輿亦奏
平章事非序進宜得比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勳
否則彊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鍔無功又非姑息時
一假此名以開後貢舉嘗知禮部貢舉眞拜侍郎凡
人不可帝乃止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
為公辨亡德輿常著論辨漢所以七西京以張禹東
卿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贍縟
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
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初為監祭御史憲宗郎
位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
纚為禮部尚書王文宗時以檢校司空為山南
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為楊叔元所害年六
十七贈司
徒謚曰貞
學士陳讜眷已優酴醾酒為直言酬策。教。魏。博。軍。歸。命。

獵向蓬萊苑止遊明王期懲朋黨患司徒特諷羨餘求
拳拳獻替書紳美補上淩煙後少傳

學士 絳自爲翰林學士時已屢陳讜論

酴醿 憲宗旣與絳議論時事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眞宰相也遺使者賜酴醿酒

歸命 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李吉甫議討之絳以爲彼將生變必歸朝廷俄而田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悅

止游 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

朋黨 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嘗藉口以激怒上心但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遣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

羨餘 帝謂宰相曰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何哉絳答曰凡方鎭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爲獻是徒東庫物

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也帝瞿然悟

書紳 帝嘗稱太宗元宗之盛緣曰陛下誠能正身厲已尊道德與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則可與祖宗合德矣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

凌煙 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煙閣絳在焉

歐陽詹

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德宗時官國子監四門助教卒年四十餘

山泉適性又禽魚。北宦何緣赴鶴書。賓主儀修官勸仕。英賢輩出世延譽。龍頭唱第開閩嶠。驥尾從師附敬輿。伏闕推韓高義在。哀辭淒絕送靈車。

北宦 詹先代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

賓主 常袞罷宰相爲七閩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

稍相勸仕詹初往見袞袞泛舟燕之

英賢 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而詹舉第一

閩嶠 閩人第進士自詹始

敬輿 是科陸贄知貢舉

伏闕 詹與韓愈友善詹先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卒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及卒崔羣哭之甚愈為詹哀辭自書以遺羣

崔羣 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憲宗時歷官戶部侍郎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出為節度使復拜吏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贈司空

公輔才先蕊榜誇數陳讜論帝為嘉灃王非嫡難言讓
樞相當賢豈用邪纖卻季安嘗佛寺錢還苗積賜民家
如何陸氏莊田在桃李龍門蔭不遮

公輔 陸贄主貢舉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

讜論 梁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

灃王 先是帝將建東宮詔羣爲灃王作讓表羣奏大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議

用邪 是時皇甫鎛以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言元宗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愼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爲治其後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估寵朋邪則天寶爲亂願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

縑卻 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羣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卻之

錢還 處州刺史苗積進羨錢七百萬羣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戶之賦

莊田 獨異志崔羣知貢舉夫人李氏常勸樹莊田羣日子有三十所美莊前歲放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君非陸贄相門生乎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試如

以君為良田郎陸氏

一莊荒矣羣無以對

韓 愈 字退之昌黎人或云鄧州南陽人德宗時官監察御史疏論宮市貶陽山令憲宗朝位兩為國子博士歷刑部侍郎上佛骨表貶潮州刺史改授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兵吏二部侍郎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後復為吏部侍郎穆宗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日文

掃盡黃初以後文下窺兩漢上三墳狂瀾倒障東流水

積雨橫開南嶽雲小謫遐荒留廟祀直攖強鎮斂驕軍

平原碑版昌黎集勁氣蟠空自不羣

黃初 魏文帝年號 兩漢 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

深探元本卓然樹立成一家言

狂瀾 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本進學解

南嶽 本退之詩語又見東坡文公廟碑

廟祀 潮州立廟祀之

騎軍 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既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愈正言責之會廷湊方圍牛元翼既感愈言適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

平原 顏魯公

不羣 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至宅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路前八

許孟容 字公範京兆長安人德宗時由校書郎召爲禮部員外郎遷給事中憲宗時遷京兆尹晉吏部侍郎後拜東都留守卒謚曰憲

一詔封還向紫微繼袁高後彌君違詞明皦日夷戎壘

德感祥霖澤帝畿解。引。晉。公。龍。馬。羣。能。收。闖。黨。虎。猨。威。
諫臣風采誰堪擬鳴鳳朝陽繼禁闈

封還浙東觀察判官齊總厚斂以媚上擢爲衢州刺
史孟容封還詔書曰方用兵處有不待次而擢
者今衢無他虞總無殊績忽此超授深駭羣情若有
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改以解衆疑詔遂留中召
獎譽袁高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
之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多士浩然想見其風
采皦日初以校書郎辟張建封府李納以兵拒境建
封遣使諭止前後數蜚皆不聽乃使孟容見
納數引逆順納卽悔謝爲祥霖貞元十九年大旱疏
罷兵德宗知其能召至京曰竊惟天人感應之
際係教令順民與否今戶部錢非度支歲計本備綏
急若取一百萬緡代京兆一歲賦則京圻無流七振
災爲福又應省察流移征防當還未還役作禁鋼當
釋未釋負逋饋送當免免之沈滯鬱抑當伸伸之以

順人奉天若是而神弗佑歲弗稔未之聞也帝不悅

晉公

盜殺武元衡傷裴度孟容白宰相曰漢有汲黯姦臣寢謀今朝廷無有過失而狂賊敢爾尚謂國有人乎願白天子起裴中丞輔政使主兵柄索賊黨罪人得矣後數日裴果相

閹黨

嘗為京兆尹神策軍吏貸富人錢不肯償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對曰臣不奉詔當誅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憲宗嘉其剛正許之

鳴鳳

高宗永徽初褚遂良與韓瑗相繼去內外以言為諱者十餘年帝御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善感為鳳鳴朝陽

韓湘

字情夫鄧州南陽人昌黎姪孫少學道世傳其仙去

策馬藍關道路賒不知世外有煙霞高秋猶長貧嘗筍

永晝能開頃刻花下謫依然懷帝闕上清何處訪仙家

長橋跨海原游戲六甲休將幻術詩

藍關

地名屬廣東惠州府龍川縣龍川四十里至泰嶺泰嶺二十里至藍關藍關至潮陽倘有五百四十餘里藍關之地廣興職方諸書皆失載而卻於陝西西安府之泰嶺下注云韓文公嘗阻雪於此其誤甚矣見潮州志

篔簹

退之在潮有答張功曹詩云山淨江空水見沙衰猿啼處兩三家篔簹競長纖纖筍躑躅初開豔豔花其意言地暖故花有炎瘴也

頃刻

湘落魄不羈退之勉之學湘笑而作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汝能奪造化開花乎湘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二朶葉間有小金字乃雲橫泰嶺二句公未曉其意湘曰事久可驗公後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憶花上句乎蓋今日事也公詢地名即藍關再三嗟嘆曰吾爲汝成此詩見青瑣高議

帝闕

昌黎集有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

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長橋

藍關山北有昌黎廟南有梵王宮僧為予言此地從古無雪而昌黎策馬經過時又六月也大雪三尺一阻數日湘子假冒文公赴任驅役鬼神造潮城東門外跨海長橋限雞鳴畢工土神不勝其勞用孟嘗君客出關故智未曉而雞鳴而作雞鳴遂止中缺數洞後雖百計續之不可得而成也說頗不經予到潮城訪所謂湘子橋者頁然詢之土人與僧語相符因歎宇宙之大奇奇怪怪之事何所不有固未可盡信亦誰能擅斷其必無也耶

見嶺南

見聞錄

李渤 字濬之洛陽人憲宗時官庫部員外郎穆

仕 宗時為江州刺史進諫議大夫敬宗時致

潛蹤少室自栖遲薦牘堅辭左拾遺處士陳書伸國是

流人攤稅軫農飢狂牢雲翳明唐典鹿洞風高啟宋規

待罪金吾晨抗疏紫宸門外日輪移

少室 渤孤特自立不苟合於世刻志於學隱廬山久之徙少室 **薦牘** 元和初李巽韋況交薦之詔以左拾遺召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 **攤稅** 元和十四年以員外郎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遂謝病歸東都 **狂牢** 敬宗寶曆元年鄠令崔發以中使毆百姓擒入曳之於庭上怒收繫臺獄赦日立金雞樹下中使執杖捶發氣絕復蘇詔復繫之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上不聽 **鹿**

洞 宋史朱子傳云除知南康軍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按玉海曰唐李渤與兄涉俱隱白鹿洞後爲江州刺史即洞創臺榭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以李善道爲洞主掌教授

金吾 始穆宗時爲諫議大夫上視朝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渤白宰相日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於金吾仗上命中使就仗宣慰令歸

錢徽 字蔚章吳興人憲宗時爲左補闕遷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貶江州刺史復遷工部侍郎文宗時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右僕射

雪寒衣絮獨先須公望恢恢見一斑不發私書言雅正能辭厚餽職清閒詩人有子堪繩武英主知臣每犯顏尤喜雞壇交誼篤撫孤成立重他山

衣絮 觀察使樊澤表掌書記蔡賊方熾澤多募武士於軍澤卒士頗希賞周澈主留後重擅發軍廥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悅

公望 時稱有公望

私書 穆宗長慶元年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與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取士殊不公上命覆試黜十餘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私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耶取而焚之

厚餽 初任右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謂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聞者歎服

詩人 父起天寶間歷校書郎終尚書郎太清宮使詩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英主 憲宗時加學士承旨嘗獨召屢有獻替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徽糾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交誼 徽與薛正倫魏宏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

孔戣 字君嚴孔子三十八世孫巢父子憲宗時以尚書丞出為華州刺史累拜嶺南節度使穆宗立還為左丞乞老以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兵部諡曰貞

宦寵眈眈側目窺一身自得轉忘危御廚蚶菜前年論
蕃舶犀珠後日思二管會征憂瘴轍百靈來享集神旗
嶺南受賜歌豐稔怪雨盲風久不知

忘危 始戣為諫議大夫劉希光受賕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為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戣得副章不肯受面責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戣劾奏涉結近倖營罔上聽有詔斥涉峽州司馬宦寵側目人為危之戣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

蚶菜 後戣官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崔詠死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若誰與今安在是可往為朕求之度以戣對即拜嶺

南節度使

犀珠

先是嶺南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閩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殘皆罷之

二管

時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擄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殘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不勝計

百靈

往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殘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拔韓文公南海神廟碑有云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蜒蜒來享飲食圖廟旋艫祥颯送颯旗纛旄麾飛揚晻譪鐃鼓嘲轟高管嗷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鼉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

盲風

四字亦出南海碑文

區冊

南海人系出區治子之後德宗時師事韓愈

半載陽山無雜賓荒茅篁竹生江漘不知天下有窮處
難得舟中來此人性喜詩書能悟道忘遺聲利肯辭貧

酒壺傾倒送歸去。愛爾離鄉長戀親。

韓文公送區册序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

陽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而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趙德海陽人憲宗時嘗攝海陽尉學者稱為天水先生

六籍陳編祕孰探抗顏師道斗山參茫茫統緒一方紹
郁郁英華幾輩含泮水祇今留藻芹潮陽從此秀梗枏
臨歧贈語人猶誦歎弄明珠海水南

師道愈以生平所作文投之德讀而序之曰昌黎公
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
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
之實也即其所言則其中有定見是非己不謬於聖
人　初德舉大歷十三年戊午進士元和間韓愈
統緒剌潮置鄉校延德攝海陽尉為衙推官句當
州學事稱德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　德
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宗孔氏可以為師潮陽嶇
起於盛唐文章氣節卓有植立為潮學先固非待昌
黎與起者學者稱為潮陽宗匠後世思其德配祀昌
黎云見黃始愈改袁州欲攜與俱謝弗往愈高
佐廣東志　**明珠**其操賦詩為別有婆娑海水南歎弄

明月珠之句